



專訪黃瑞祥

一個親手種 牛樟樹 的博士

文——崔玉珍 攝影——林枝旺



1 法國作家讓·紀沃諾在他的一本作品裡，創造了一位種橡樹的男人菲耶夫，他是作者心目中的理想人物——一個有著無私又慷慨，不存回報之心，卻又親手種樹，在大地上留有顯著且永遠印記的人。

在台灣，卻也有一個真實的、研究牛樟樹的園藝博士黃瑞祥。他在花蓮出生宜蘭長大，到台北讀小學、初中、高中，和中興大學園藝系、台大園藝研究所，畢業後曾擔任台南善化的亞洲蔬菜中心研究助理。之後，赴美國夏威夷大學農藝土壤學系，鑽研熱帶土壤與植物生長的關係，更於生物化學研究室、擔任博士後研究。

這份以「園藝」二字一以貫之的學歷背景，毫無瑕疵，純粹而且正統。可是在黃瑞祥的口中，還是有幾個分叉點的，像填大學志願時，他的成績可以夠得上醫學院牙醫系，這時他的老師——北大生物系畢業的呂沉燕先生，說了一句，「填醫學系可能面對的是血淋淋、痛苦與哀嚎，不若園藝是綠油油、欣欣向榮的一片。」

一句話，教台灣少了一個牙醫，多了一個「老農」，黃瑞祥進了中興大學，他回想——「那時根本沒在園藝系唸書，成天在社團裡活動，擔任校刊執行編輯、主編、社長，四個年級都跟文學院的人在一起。」

大二時他有念頭轉歷史系，又有一個陳老師出來，及時拉住他，他用的方法倒不是極力挽留，「我不反對你去歷史系，只是有一天你還能轉得回來嗎？」黃瑞祥仔細想了想——「也對」，從此不再三心二意，死心塌地的讀了半輩子的園藝迄今，但還是偷閒讀歷史的書，不改其愛。

2 今天，了解到黃瑞祥的專長、領域，都發自心底佩服，自然而然的稱他一聲「牛樟博士」，就因為他不僅對台灣牛樟樹下了大量的工夫，並且在牛樟的復育上作出具體又重大的貢獻，堪稱是牛樟起死回生的大醫師。

關於牛樟，黃瑞祥有一個很大的話匣子，卻又懂得將治學時以簡馭繁的本事鋪陳，「牛樟跟我的童年還有一段關連，小時候我住在花蓮，我家隔壁就是刻佛像的店，每天就聞到牛樟木屑的精油味道，所以剛開始我還不知道牛樟是什麼樹種時，但一聞到它的味道，突然整個童年的記憶都找回來了。」童年的環境，造就了黃瑞祥這麼一個靈敏的「牛樟鼻」，提到時都還興奮的揚高兩個音度，「有一回在竹東林區，我的鼻子一嗅，就奇怪那附近怎麼會有牛樟的木材呢？工作人員嚇了一跳告訴我，原來是他們沒收了一批盜伐的牛樟木存在那兒。牛樟的味道太濃了，通常盜伐的車子也不敢明目張膽的在公路上跑。還有一個有趣的特性，它作雕刻品，木材會隨著濕度的變化扭曲，精油味就會釋放出來，所以家裡有牛樟的雕刻，不用看氣象報告，就知道要變天了。」

「從遺傳上來了解，牛樟極可能是兩種樟樹的雜交種，一種是專為提煉精油的「本樟」，一種是「冇(ㄇㄨㄛˊ)樟」，冇樟誠如莊子所提到的「散木」，是完全沒有價值的木材，入水會沉，刻東西又會爛，摸到它，你的手還會癢，皮膚會起泡，工匠看都不看它一眼。那牛樟的種子像本樟，但葉子卻有手掌那麼大，又像冇樟，長得速度很快，是具備了雜交的優勢。日本人曾經作過實驗，把牛樟埋在土裡，歷經九年都不壞，事實上溪頭在日據時代被砍剩的牛樟根部，超過了五十年仍然完好，就是因為牛樟的精油成分不屬於水溶性。全世界只有台灣才有



▲在花蓮玉里苗圃，扦插成功之牛樟幼苗。〈黃瑞祥／提供〉



▲牛樟的嫩葉稍紅，與其他樟樹有所不同。〈黃瑞祥／提供〉



▲透過山老鼠的協助，黃瑞祥在中央山脈內找到牛樟的萌蘗，以為扦插繁殖之用。〈黃瑞祥／提供〉



牛樟，它是台灣闊葉樹裡長得最好最大的木材，六、七年就可以長到十多公尺高，我曾看過四公尺直徑的，還有人見過八公尺的，但也因它的本質好，從日據時代開始就一直被砍伐、盜採，幾乎都快滅絕了。」

3 一九八七年黃瑞祥從夏威夷回來，在台北林業試驗所擔任副研究員，作台灣原生植物的復育工作，第一步他回到民間去尋求助力，協同以前砍過牛樟、了解它們分佈的人，一塊去發現牛樟。

黃瑞祥笑說牛樟繁殖植株的概念「說破不值三分錢」，他，只取及腰高度、靠近老根的牛樟萌蘗作扦插，其具幼年性容易發根，在三個星期內，就成功的栽培出一批種苗。

聽他說得輕鬆、謙虛，其實卻是他傾注了半生所學的積聚，才能在牛樟繁殖上，突破了前人的觀念。「一棵一棵去找，剪下牛樟的枝條，從一剪斷，它的壽命就讀秒的死去，馬上要降溫保存，連夜送回台北扦插，所以晚上十點出發，到山上天亮時剪枝條，回台北已是次日下午九點，常常到晚上二、三點，看到插好了、水噴霧了，才放心離開。」

那兩年的時間，他們一夥人往往在杳無人跡，無現成路徑的崇山峻嶺裡穿行涉水十二個小時，冒著感染疥瘡，血蛭爬滿身上之虞，心中靠著「搶救牛樟這個快要滅絕的物種，再不做就來不及了」的一份信念驅使。

從一九八八年，掀起了重視牛樟的熱潮，從那時起牛樟樹不再是只砍不種植的狀況了，在玉里鹿鳴苗圃，在林務及各地苗圃都有一批牛樟欣欣生長著，由黃瑞祥親手培育的樹苗有五千株之多，再間接的拿去種植的種源，更超過了十萬株以上。

黃瑞祥的這項原生樹種的保育成果是圈內人共睹的，但最重

4 要的是他的努力，開啓了林業對牛樟復育的重視和繼起，一九九八年七月二十九日，台灣最著名的阿里山神木被放倒，黃瑞祥讀到新聞時，十分感動，「在林務的傳統裡，一棵大樹被放倒，旁邊一定要種新的樹，那嘉義林區管理處，在現場種了一棵紅檜，另一棵就是牛樟。」現今離開研究工作崗位已久的「牛樟博士」，對牛樟仍有一份悸動的深情。

4 黃瑞祥現在在台北市市政府建設局從事行政工作，乍看起來和他學術研究背景迥不相侔，卻是他個人清明的抉擇，「作實驗的人，社會待他都不薄，作行政的人，做得比較辛苦，但所強調的在於自我實現的高峯體驗。我認爲我也經歷了心理學家馬斯洛主張人類在慾望上的五個階段。我把自己的人生分成四個階段，在三十歲到四十歲是我學習、實驗、充實的時期，我寫博士論文和在林業試驗所加起來近十年。第二個行政期，也就是回饋期，在宜蘭縣政府農政局待一年三個月，然後在彰化縣政府待二年，現在在台北市府三年，所以再四年後，我將所學回饋社會的時期又滿了。那第三期是作育英才的教學期，我認爲是未來十年要做的。希望先做第一線的工作後，累積經驗後再教書才不會有愧於心。」

黃瑞祥在彰化縣農政局長任內，作農業產銷的擘畫，更處理過四氫丹農藥使用的葡萄事件，以公權力背書，讓消費者安心，否則便公布名單法辦的制度，確立了往後農產品農藥的檢驗和徵信。他秉持的是「台灣成爲先進國家，希望改善生活環境品質的話，比較要強調生產生活生態之間關係的平衡，生產是經濟的手段，生態是一個基礎，但生活才是目的，目的又在於品質，就是要安心，這是人性的需求，否則就是生活在恐懼中。」處理一些相關的農業棘手問題時，黃瑞祥在看似和失去利益



7 6

他讀左傳，對「與其殺不辜，寧失不經。」政府施政，不要執行過當，需存一絲之仁，心有戚戚焉。說及每個人立身的課業、職業、志業、德業的變化，最嚮往莊子所說的「忘業」。

「我覺得一個知識份子，如果以中國傳統「士」的角色來看，應該有一個責任，是無論做任何事，都應先從他自己的哲學、理念、策略、行政與實現等先定位，也就是說如何思考具體呈現，一定要作一個自我檢查，如果其中有落差，要作調整，否則愈做愈錯，所以是Do the right thing，而不是Do the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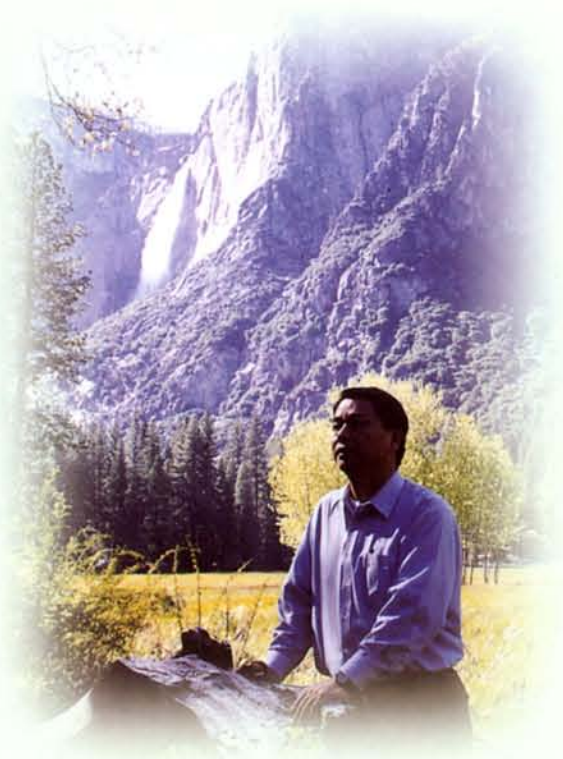
▲只要六、七年時光的培育，牛樟即可長得超過10公尺高。(黃瑞祥/提供)

things right。」

黃瑞祥在生活上篤行簡單淡泊，他喝白開水、爬山、騎腳踏車、還定期捐血，謹奉孟子說的「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」看重自己，善待自己。

黃瑞祥，很容易在他身上發現濃厚的理想家色彩，和實踐家的胸懷。他生活在他生長、深愛的土地上，貢獻自己所學。近他、知他的朋友都明瞭，無論是隱還是顯，他都會是一個極有「品質」的人。

✱



▲在台北陽明山地區，推廣適地適種之山藥。(黃瑞祥/提供)

的一方呈對立的狀態時，卻能巧妙的化解這種膠著，可以化敵為友，是他常常能情、理、法兼顧，以前導的想法為對方設想，黃瑞祥一直認為「這個社會其實有一個默默的理性在那裡，只是有時你看不到，感到很孤獨。適時還是會讓你覺得很溫暖的。」

到宜蘭縣政府農業局擔任技正，黃瑞祥同時也是綠政小組的召集人，主要是把綠化由大家主動來參與的觀念加以溝通和實行，而且是「以人為政」的事情，採用循序漸進、輔導、鼓勵，而非懲罰。

台北關渡自然公園的催生與執行，黃瑞祥也是參與的重要一員。另外在社區綠化方面的勳力，顯然已見事功，難得的是他心中以「以「綠」會友，以友輔仁」想法作後盾，要透過社區美化，達到改善人與環境的關係，更藉之改善人與人的關係。強調人的交集，把綠化作手段，讓每個市民都能主動參與。

極耐人尋味的是，黃瑞祥這位牛樟博士，身上總帶著一本論語注釋，可以說是須臾片刻也不離，那是在孔子的老家山東曲阜買回來的正體字版本，像名片一般的一百廿八開大小，在闡述自己的信念時，會隨時從上衣口袋裡掏出來，一句一句讀著，讓人印象深刻的認知到，他是一個典型的知識份子，在為人行事上是有著一個中心思想的準則。

講公共政策時，他引：孟子「非行仁義也，由仁義行。」好事不是由少數人舉大纛，要求別人跟從，而是要讓大家發自內心做好事。講程序理性的循序漸進時，引論語：「苟合矣，苟完矣，苟美矣。」講法律規章對家人之事應該管得最少，由人民自己作最大的發揮，就引：「從心所欲不踰矩」，而非先畫了「不踰矩」，再說「從心所欲」。

5